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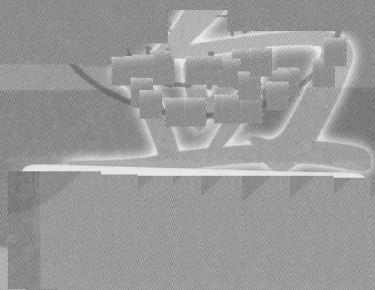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dark, swirling, smoke-like or flame-like pattern in shades of red and black at the top. Below this, there are rolling hills or dunes in a muted brownish-orange color. In the center, the silhouettes of two people are walking away from the viewer towards the horizon.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evocative.

花泥如血

紫茗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花泥如



紫茗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泥如血/紫茗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354-3841-6

I.花… II.紫…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9870 号

责任编辑:高田宏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插页:1

版次: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69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卷·

第一章	政治犯	3
第二章	戴紫山走出的男孩	13
第三章	省革委一号	21
第四章	仓湾	30
第五章	初恋	40
第六章	浪漫的采茶调	48
第七章	生死攸关	56
第八章	婚约	71
第九章	兄弟	78
第十章	命运就是这样敲门的	88
第十一章	迷惘	95
第十二章	朋友	102
第十三章	神秘的大人物	109
第十四章	理想主义者	113
第十五章	初涉人生	125
第十六章	诺言	136
第十七章	血缘的叛逆	143
第十八章	思想使人痛苦	155
第十九章	夏日里的爱情	162
第二十章	丽娜	166
第二十一章	生活琐事	177
第二十二章	水利工地	182
第二十三章	向生命致哀	191
第二十四章	八月书札	201
第二十五章	石顶凤冠	208

第二十六章 夹缝	216
----------------	-----

·下卷·

第一章 风味汤包	227
第二章 基督的孩子	236
第三章 你需要辩白吗	246
第四章 道德责任或被遗忘的橡子项链	256
第五章 乡俗婚礼	264
第六章 儿子	271
第七章 带铁钉的老房子	276
第八章 底比斯饰盒吗	284
第九章 垂钓	295
第十章 度假村	308
第十一章 奋斗……奋斗	318
第十二章 打破隐性台阶的尝试	324
第十三章 冬日滑雪场	338
第十四章 地火	348
第十五章 亮点工程	363
第十六章 意外	369

上

卷

第一章 政治犯

起风了。

一阵紧似一阵的山风在宵夜时分就刮起来了。起初，它像一个姗姗来迟的幽灵，悄悄敲打着山里人垒得十分牢固的土坯屋，从那些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松裂的板墙缝隙“咝咝”钻溜进去；渐渐的，大股山风起了，它们盘旋着横扫过大湖山尾脉群峰突兀的山脊，嶙峋巉岩划破风阵发出撕帛裂锦的尖厉哨音，深涧沟壑滚动的风们不时翻弄出闷雷般的轰响；一股山麓间东突西荡的风挟裹了枯枝砂石，咆哮着窜舐过戴紫山口狭长的山地走廊，掠过树梢、塘面，扑向山坳里一座孤零零矗立的茅屋……尔后拖着凄厉的唿哨沉入远处的谷底……

光线暗淡的屋角，一张简易木床上沉睡着两个人。山风怒号的半夜时分，睡在外沿的翻了个身，鼻腔跟喉管的气道里喷出一连串扯风箱般的鼻鼾，又沉沉睡去；靠窗的那个被狂啸的山风惊醒了，支棱起耳朵，听那风横扫过茅屋时扬尘“簌簌”瑟落的细微声响……他嗅出了空气中飘浮的略有些儿呛人的尘埃，男人从“嘎吱嘎吱”作响的床板上爬起——他在屏声静气地等待下一个回合接踵而至的、更为可怕的风暴。床板由五六块长短不齐的薄木板拼凑而成，用几根铁爪钉钉连在小原木搭就的床架上，连着床架的床脚用四根碗口粗的木桩削尖后楔入地下固定，男人半跪半蹲趴在土窗台上，一只膝盖跪在其中一块板条上，压得板条连同铺的稻草一起向下弯塌了半寸。男人轻手轻脚揭开墙洞上的一块挡风木板，一块脏兮兮的有些泛黄的塑料薄膜露了出来。薄膜显然有些年头了，皱巴巴的，是后来有人又糊弄上去的，薄膜中央和边沿各有十来个拇指大小的窟窿，风和晨曦从摇曳破碎的窟窿里一同钻进小屋。透过塑料窗的破洞，男人望见天空依然闪烁着满天繁星，他知道戴紫山麓的季风是鄂湘界山麓的一怪，没有人知道这股山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它们刮起时发出阵阵恐怖的吼叫，常常令人不知所措地陷入天地万物混沌一团乃至毁灭将至的思维混乱之中。

“窸窸窣窣”的响动惊醒了床边酣睡的男人，他被指派监管犯人的

劳动改造。监管人平日住在山外离独山坳四里地的界山冲里，每隔半个月才到山里来一次。床板和薄膜弄出的响动使他沉闷的呼噜猛地变成一串骤急的响鼾，旋即一个翻身，抓过竖靠在墙头的单管猎枪，警惕地呵斥道：

“罗光头！你想干什么？”

光头男人被吓了一跳，看着对准自己的黑洞洞的枪口，又指指窗户：

“我、我没干什么……看看天……”

监管人半信半疑地盯住他看了一会儿，又看看犯人揭开的挡窗板，收起手里的猎枪，“你又不是才到山里！年年六月里都这么刮风，大惊小怪！”

犯人重新坐回床板上，咕噜一句：“我担心屋顶被风掀掉……”

监管人态度温和了一些，说：“这风也不是刮了一年两年了，千百年它就这么刮。早年间山里野兽多，山下猎户在山上垒盖这间茅屋，躲避风雪歇脚过夜，也有进山砍柴寻药的到这里避避风雨。你放心！板墙是粘泥土填框夯杵的，牢实得很，屋顶苦的茅草也用竹排铆压过了，吼再大的风也掀不翻它。”

光头男人睁大眼睛在黑暗里环顾一遍空荡荡的茅屋。在他住进来以前，土墙的壁面都有些风化松动了，不时有土疙瘩碎屑从墙上簌簌剥落；被烟火熏得发黑的屋顶早已分辨不出当年新苫草的枯黄，屋脊的苫顶已经霉朽发黑，草苫全仗着铆压的竹排才不至于被风掀掉；屋檐几处残豁是常年水漏留下的，春夏的雨水隆冬的冰凌勾子就顺着屋檐裸露的一截檩椽木头往下流……屋角一座被柴火熏得乌黑的土灶，灶台上落了一层污垢，黑夜中有一股土瓮气；靠灶一口瓦缸，盛得下两桶水；屋里新添置的家当就是床铺板上铺的一捆稻草，去年下秋他的监管人给送进山来的。

监管人麻利地穿上鞋，背上猎枪，准备下山走了。

“报告民兵连长，”犯人从背后喊住他，“我想请两天假。”

“请假？！”对方收回跨出门坎的一只脚，转过身盯住眼前的男人。“干什么？”

光头男人忍了一下，小心地说：“我到山里三年了，还没出过大山半步。前两天到过镇子的人给捎了个口信儿，说学校搞勤工俭学，我的几个孩子打算进山砍黄荆条打风糖罐儿，我想……”

监管人狐疑地瞅他一眼，警告说：“上头专门交代过，不准放你出山串供翻案，做你地委书记的千秋梦！坐了一年的牢，你罗少弼的案子

从唐山监狱转到紫溪革命委员会，‘内人党^①’分子的定论早已是板上钉钉的铁案。我们不能放松对你的警惕。”

犯人坦然地说：“我不会逃跑的。这四周都是大山，再说，到处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恢天法网，我能跑到哪里去？”

监管人想了想，说，“谅你也逃不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大网。再说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的老婆娃子都还在紫溪镇上！好吧，看在你还算老实的份上，给你两天假。要是你跑了，你的老婆娃子就要受牵连、遭殃。”

“谢谢你！”罗少弼连声道谢。他的监管人临走时吩咐说：“采石场那边你就不用去了。我会替你说的。”说完，转身走了。

罗少弼等他的监管人走远了，急忙掉转身走到屋角。空荡荡的屋角堆放着几只表皮儿熟得青里透红的南瓜，他拣起一只十来斤重的，满意地拍拍它溜圆的瓜肚皮，南瓜发出“嘭嘭”的瓮响；他喜欢听这种成熟的声音。他把它洗净，剁块，倒进锅里用大火煮，直到锅里发出“噗！噗”的嗤响，接着从扣着的碗里寻出半碗省下的饭，犹豫片时，他把它全都倒进锅里搅和了南瓜一起煮；然后笨拙地转身蹲到灶下，撤掉灶膛里噼啪燃烧的木柴，只留下一些乌炭碎火慢慢地闷煮。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只须每隔几分钟揭开锅盖翻炒几下就行了。南瓜糊甜香的味儿弥漫了整间小屋时，天色早已放亮。他满意地搬只小凳倚靠在门前的土墙旁，一边望着灶膛里的火一点儿一点儿地熄灭，一边不住地往山口眺望。

山麓里的空气湿湿的，掺和了一股草木的清香；不远处的谷底翻涌起一团团浓雾，渐渐地漫过笼罩了山脚下的独屋，往对面的半山腰涌过去。以往雾收得早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山腰谷地只剩得几缕炊烟般袅袅上升的薄雾，从这里就可以清晰地遥望戴紫山脉的两座主峰：大小戴紫山。形状颇像人竖起的大、小拇指的戴紫山，大指山稍前，小指山毗后，山势陡峭，巍峨。大、小指山中间夹有一条长达四十华里的大峡谷，谷底树木葱郁，古藤缠绕，一条小溪打谷底潺潺流过。罗少弼栖身的独屋跟遽然断陷的峡谷中间有一块半公里方圆的平缓谷地，长满了山里特有的野生树种。小屋对面数百米开外的另一个山岔口，矗立着一个颇像15世纪法国古堡的水泥建筑，山下生产队就用这个简陋的炉子烧制水泥，挣一些钱再换回种子化肥等等。与那座蹲在坡脚上风雨飘摇的茅

^① 即由乌兰夫同志领导的“内蒙古人民党”。解放前，鉴于内蒙古有民族及宗教问题等复杂情况，便以“内蒙古人民党”这样一个易于被当地人民接受的名称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分支机构。

屋形成鲜明对照。罗少弼所要接受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是跟十几个早出晚归的当地“四类分子^①”一道，在露天石坑里撬山炸石，然后再把那些含有矿物质的石头肩扛车推弄到二百米开外的古堡式冶炼炉旁，把矿石填塞进永远喂不饱的炉膛里猛烈锤烧……没有人知道他们在这里要住多久，谁也说不清楚应该界定这个危险人物多长的改造期；山里人只被警告说此人是一个危险分子，在离此地五十里的紫溪镇狭窄的水泥路街上，造反派用白油漆刷写了一个个斗大的“打倒xxx”、“揪出中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之类的标语，白油漆是那种上好的油漆，至少在三个月内不会因人践踏而被碾磨掉——富有戏剧性的是，对于从不允许离开监居场所的犯人而言，山外如火如荼的种种运动都像在上演一台大戏，而他这个剧中人似乎更像戏台下的看客。

浓雾遮住了视线，罗少弼仍然执着地遥望着山口的小路。山下池塘里的荷花早开过了，戴紫山漫山遍野分布的苦李子也到了采摘入药的季节。从那些成天在一起撬山炸石的当地人嘴里，他得知小镇上的土特产收购门市部正在大量收购乌梅干果，——乌梅就是苦李子的学名，医书上说它有敛肺涩肠、生津止渴、杀虫的药用；还有把它当做制酸梅汤的原料，山里有很多野李子树，他已经想好了，只要肯下力，除了上交给学校那部分“勤工俭学”的钱，挣回三个孩子下学期的学杂费是不成问题的。对一个每个月仅靠27斤定量口粮活命的犯人，维系一家六口的生活全依赖于妻子姬兰音那份微薄的工资。自从他被下放，姬兰音和四个孩子也被勒令滚到远离省城的紫溪镇落户。姬兰音原先是省城医院知名度颇高的外科医生，主治医师的级别在闭塞的乡下简直就相当于医疗权威，人家在下放她时就把她的行政级别连降了三级，由卫生13级降到16级，工资由63.80元降到46元，——至于那一帮忙于夺权的造反派在彻底驱逐了罗少弼夫妇后，懒到只勒令他们自己进山，连押解的程序也省去了。先是罗少弼被一辆押遣的卡车扔给劳改地的革命委员会，人家又喝令他自己进山。罗少弼无奈，只得花了一元钱在街头雇了一辆驴板车，车上扔了一床破被絮和几件换洗衣物，独自投往山里；紧接着姬兰音和四个孩子也从省城辗转来到紫溪镇安顿下来。——现在，这个被囚禁的男人跟当地人一样穿着粗白布漂染的对襟大褂，为省下几个剃头钱把头皮刮得像只葫芦瓢——以前坐牢剃光头那是迫于监狱的狱规，现在刮光头完全是他自愿的。脚上的草鞋也是从山上扯回的龙须草混破布条搓的，冬天拦腰扎一根草腰子抵御山里的哨子风……除去一双白眼珠子

^① 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和两排不算太黄的牙齿，浑身晒得黧黑的罗少弼，成天一身臭汗混迹在一群灰头土脸的苦力堆里。

约摸八点钟光景，山口转弯的薄雾中出现了孩子们蹦蹦跳跳的身影：女儿茜如和儿子文惠、文牧。十四岁的茜如手里紧抱着一个圆筒状的硬纸盒。罗少弼愉快地站起身。他听见茜如欢快地喊了一声：

“小屋！爸爸的小屋。”

几乎同时，文惠迎着父亲奔跑过来。父亲则像一尊古希腊的青铜像伫立在山坡上：腰背隐隐弯曲，神情似乎有些疲乏，又有些忧郁，仿佛在喘息，在默默忍受某种痛苦，眸子里却透出了醞醞的父爱。文牧最先跑到父亲跟前，冒冒失失地说：

“其实我们早就想来了，妈妈怕我们吃光了您的口粮。”

文惠抢着说：“学校总是停课搞勤工俭学，我们每个人得交三毛钱的勤工俭学费呢！妈妈每天晚上都偷偷地教我们英文。噢，爸爸，我会用英文背诵莎士比亚的诗呢！”文惠说着，把双手放在背后，骄傲地昂起头，充满稚气的声音立刻在山谷响起：

时间会刺破青春的华丽精致，

会把平行线刻上美人的额角；

会吃掉稀世之珍天生丽质，

什么都逃不过它横扫的镰刀。

父亲惊讶地看着儿子。

背诵完毕，文惠仰头看着父亲，竟是一脸的迷惑：

“那个莎士比亚老头，他怎么把时间比做横扫一切的镰刀呀？”

“他是一个伟人。”父亲充满慈爱地摩挲着儿子的头，“莎翁的意思，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世间万物都逃脱不了它的巨掌和惩罚。”

茜如这时也来到父亲身边，似懂非懂地说：“妈妈说时间能让历史撕开它的面纱。”

罗少弼感觉到孩子们已经开始学会了思考。他不想过早地干涉他们的思想。于是招呼女儿说：“茜如，你该念高中了吧？”

茜如一眼看出高大结实的父亲消瘦了，胡须老长，眼眶凹陷进去，像一个脱水的病人。裹在土布衫里的身架也显得空荡荡的，只是精神依然矍铄。“差点儿读不成了。”她愤愤地说。

“怎么！”罗少弼紧锁眉头。

“有人说我是‘牛鬼蛇神’的子女，不让继续念高中。我初中的数

学老师对区上教育站的人说，罗茜如那丫头瘦得像只狸猫，上山下乡只会跟贫下中农争抢口粮。”七说八说，区上竟然同意我继续升学了。”

父亲松了一口气，对女儿也是对双胞胎儿子说：

“做人要常怀一颗感恩的心。茜如！要一辈子记住人家的恩德。”

茜如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父亲的话。刚才走得有些急，她的圆脸上沁出细密的汗珠，一双黑葡萄似的大眼睛扑闪着快乐的光亮，这会儿她把手里的硬纸盒高举过头顶，递给父亲看；那只硬纸盒原先是用来盛装医用胶布的。

“爸爸，这是我们攒钱为你买的鸡蛋。有五只呢！”

罗少弼很诧异：

“你们几个小孩子哪有钱攒下？”

“嗨！”文惠抢在二姐前面对父亲说，“我们捡碎玻璃、牙膏皮卖呀！碎玻璃压秤，一分钱三斤；公家打破的窗玻璃碎渣儿，还有人家扔掉的破瓶子……，我们都捡的；牙膏皮最值钱了，一只可以卖到2分钱。”

罗少弼眼里闪过一丝悲哀，叹了口气。沉默过后，他瞧着一对孪生兄弟，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鼓动：

“野李子比碎玻璃还压秤呢！晒干了卖到三角钱一斤。”

“哇——”文惠欢喜得一蹦老高。“书店里有那么多精彩的连环画本，最贵的一本才一角二分钱呢……爸爸，那本《高玉宝》写得多么好哇，语文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念了那里面的‘我要读书’一章，好多同学听着都哭了。我要是有一本，起码要连着看它三遍……”

父亲笑了。他环顾一下孩子们，说：

“早晨赶路走得急，还空着肚子吧？来来来，爸爸煮的南瓜饭羹都熬起了香喷喷的锅巴！可甜呢！每人两碗，管饱。”

文惠欢喜得两眼放光。

半个小时后，绕过小屋，他们在一只清泉坑里美美地喝足了凉水，罗少弼挑起一副借来的箩筐，领着孩子们向山腹进发。路上，他告诉孩子们，山里人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祖祖辈辈土里刨食的农民，淳朴、善良，对政治斗争不感兴趣，更没把他当敌人看，他们刚才吃的南瓜就是山下农民偷偷送进山里来的，他每月27斤定量口粮根本吃不饱，靠了这些南瓜红薯“瓜菜代”才熬到今天。

“山里人真好！”茜如说，“听说您坐牢那年，外面武斗死了很多人。”

罗少弼用沉默回答女儿。他觉得要向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表述自己的

政治观点很困难。于是叮嘱女儿说：“这些话以后不要随便乱讲。”

父女对话并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孩子们很快就被山里的景色迷住了。

戴紫山腹地生长着大片杂木林，往年漫山遍野的紫荆早已绝迹。高大的落叶乔木大多是一些缓生树种像麻栎，低矮灌木呈层次地杂生其中，黛青色的山腰有几缕还没有消散的雾霭呈烟柱状袅旋升腾，由山脚往上500米山势变得十分陡峭。罗少弼早在孩子们到来之前就观察过了，两山之间的山谷险象环生，终年覆盖着生命力茂盛的亚热带植被林，谷底的野李子树高大茂密，但那里绝不适合孩子们攀援。大小指山两麓延绵交构的沟壑地带稍见平缓，野李子树虽少一些，但也够他们采摘两天的了。因此，他拣了一处平坦山地存放箩筐，然后走到不远处一棵碗口粗的树下，伸手扳过一根胳膊粗细的树枝，指着树上那些圆形树叶和缀满其间的球形青皮小果实，教孩子们辨认：“注意！它的果实特别苦涩，别看它的外形跟栽培的李子没有多大的区别。即便熟透了也不好吃的。这东西晒干了可是一味好药呢！”话音刚落，背后传来几个孩子的窃笑声，他扭头一看，茜如正在连连往外吐刚咬了一口的野李子和又涩又麻的口水。

“呸！呸！”她一边吐着口水一边大声叫道：“麻死了！涩死了！”引起大家一阵哄笑。

笑过了，罗少弼吩咐孩子们就在附近寻几棵树采摘，不许下到谷底。

罗少弼说罢把这棵树留给茜如文惠姐弟俩，他自己带着文牧采摘旁边的一棵。茜如姐弟俩攀摘的这棵野李子树有两丈多高，果实稠密个儿大。茜如爬树的本事一点儿也不比弟弟差，她爬到一个低树杈上，叉开双腿骑马式坐稳，然后喊树下的文惠举起一只箩筐，她把箩筐的绳子缩吊在一根树枝上，再伸手往上拉文惠。茜如是怕从树上往地下扔的时候碰破了李子皮儿后卖不出好价钱，便想出这么一个招儿来；姐弟俩商量每摘半筐便拎下去堆倒在地上。落有尘埃的树叶上残留有又粘又湿的雾水，树叶拂到脸上手臂上痒痒的难受，茜如忍不住了就用爬树时弄得脏的手去抓挠，结果弄得满脸像个鬼画符。姐弟俩分别坐在两个树杈上，茜如把离地面近一些的那个让给了文惠，自己爬到高处稍细一些的一个树杈子上，双脚死死地勾勒住树身，尽量朝前探斜出身体，抓住一根结满果实的粗枝，拼命把它拽到够得着的地方。树梢上野李子又青又大，圆溜溜儿的，有的表皮儿上还结有一层粉霜。一顿饭工夫，树上凡是能够得着的枝杈，果实被姐弟俩摘了个精光，有几根树枝还被性急的文惠

连摘带捋得光秃秃的。

父亲那边的采摘也很喜人，不到两个时辰，三四棵树的青果就装满了带来的两只箩筐，还有盛不下的就暂时摊晾在一棵李子树下。天色尚早，罗少弼招呼孩子们歇息一下。他们就近挑了一块趴在地上的巨大的灰黑色玄武石坐下。在他们脚下，一条湮没在丛棘里的羊肠小道蜿蜒伸到小指山顶。罗少弼见孩子们都在指指戳戳议论这条山道，便说：

“这条上山的路叫九磨十八盘。瞧！它够陡险吧！以前爬到山顶的多半是采药人和猎人。抗战期间，这一带的山里人为躲避日本人的扫荡只有逃进深山里藏起来，手无寸铁的山民甚至在山巅险要处堆集了大量石头，随时准备对付尾随进山的鬼子兵。再有就是解放前在山背阴那边崖子上采岩耳的采耳人了。”罗少弼顿了顿。文惠马上接口问道：“是采木耳吗？怎么还要跑到崖子上去采呢？”

“是岩耳。”父亲赞许地看儿子一眼，“它外观跟木耳差不多，营养价值却比木耳要高出许多倍呢！岩耳是一种山珍，过去只有有钱人家才吃得起。它们生长在悬崖峭壁上，采耳人事先要拦腰拴一根胳膊粗的绳子，攀登到峭壁上才采摘得到。传说往往采耳人才攀援到半空里，就有一两只体形如兔的飞鼠从栖息的崖穴里猛冲过来，这些长着肉翅能滑翔飞行的动物，喜欢一次又一次猛烈地盘旋冲啄采耳人嵌在岩缝间的绳子，直到把它啄断为止。为采山珍摔死在山涧峡谷的穷苦人连尸骨都寻不见的多的是。当然，现在豺呀豹呀大都灭绝了，搞副业又怕被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大小指山更是很少有人上去了。”

茜如抬眼望去，湮没树棘里的山道盘旋而上，偶尔裸露出一截光秃秃的、突兀悬空的玄武岩石。她觉得周身的血液加速了涌动，一种攀登的欲望在叩击她的心扉。

“我想上去！爸爸。”茜如盯住远处的山巅，坚定地说。

“我也上。”文牧从石地上一跃而起。

正像父亲预料的那样。小指山多年人迹罕至，早年间当地人逃难时踩出的山道早已不复存在。必须时不时地开辟新的路径。他们拨开挡道的灌荆，小心翼翼地避开地面杂草丛中各种潜在的危险，陡险的路段必须攀抓住扎进岩土里的树的须根，手足并用才能爬上去。到达山顶时已过正午。山顶上树木稀疏，空气洁净，一块巨大的磐石牢牢地嵌入山体，形成一个可以容纳十余人的平台。站在上面，天地间仿佛豁然开朗，大指山主峰就在对面，青葱苍翠，几乎触手可及。距今6亿年前后的寒武纪早期到2亿年前的三叠纪末期，大规模的火山喷发和地壳褶皱隆起，将一片原始的沧海逼退，造就成一条绵亘东西一百余公里的险峻

山脉。现在罗少弼和他的儿女们就站在这条山脉拖起的一座鲸脊般的尾峰上。连绵西至的山脉，在戴紫山麓的前方又抛下一座天桥山和横亘在它前面的卧龙岭，天桥山传说是神仙登天时一脚踩偏了头，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山脉的三座尾峰和苍凉的卧龙岭，犹如钢琴家演奏时遽然而止的休止符，不经意碰响的余韵，成就了整条山脉最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在山峦脚下是一片开阔的丘陵盆地——紫溪盆地，远处的田野、村庄、河流一览无遗。

罗少弼站在孩子们中间极目眺望，似乎被博大无垠的晴空所陶醉，神情柔和，两眼凝望着南方的天际：天边有一条若隐若现的白色浮云带，海市蜃楼般飘渺涌动，幻化绮丽。

“多么迷人的湘江……”他喃喃自语，沉入虚幻的雾幔之中。它完全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的重奏，现在，天地间几乎是一片寂静，但这又不是真的寂静。他从耳旁呼呼拂过的山风里，捕捉到了弦乐器微弱的深呼吸，还有命运在定音鼓上遥远而晦暗的跳动。在弦乐器轻微的长时间的等候之后，英雄扯断束缚他的锁链，点燃自由的火炬，朝着欢乐和幸福的目标胜利前进。天际边潺潺流动的大河，在寂静的空间里，以它全部的生命力，爆发出光辉灿烂的C大调和弦般的轰鸣……

“湘江！”

他再一次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我们要怎样扼住命运的咽喉？！”

茜如站在父亲身边，父亲的激动、沉思、哀婉叹息，都悄悄倾入她尚未成熟的思维中。她还不能完全理解父辈的痛苦和欢乐。面对遥远虚幻的湘江，茜如兴奋得心摇神荡。以前听爸爸多次提起，妈妈在湘江之滨的湘雅医学院靠半工半读完成了五年的本科学业。她平日里最钦佩妈妈，很大程度上秉承了妈妈多愁善感而又坚强的性格基因。今天目睹了湘江的美丽，她觉得他们全家所遭受的不公和苦难是那么渺小，只有大自然的永恒才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她也学着父亲，屏声静气地站在那块巨石上一动不动，似乎已经得到了上苍冥冥中的暗示。那条她实际并没有看清楚湘江，让她一刹那间承载了天地万物太多的灵气。

一任泪水涌出眼眶：她要告诉妈妈，她看到了——湘江。

下山丝毫不比爬山轻松。腿肚子又酸又胀直打哆嗦。在他们存放东西的灌木丛旁边，一个十四五岁的农家少年正坐在一根横架在箩筐中间的扁担上喘息。他是来采摘乌梅的，已经打了浅浅两筐。少年面庞清秀，一双大而亮的眼睛透出山里孩子的灵秀和倔强。听见嬉闹声，他出神地注视着罗少弼身后的几个陌生面孔。尤其是落在后面的那个女孩

子，她的骄傲的天性和美丽的外表让他看入了迷。他觉得她拨开灌木丛从岩坎上奔跑下来的姿势优美极了，翩然、敏捷、轻巧，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清丽、骄傲的女孩子。茜如正处于亢奋状态，对采野果的少年并未注意，只淡淡地瞥了他一眼，目光又移回她弟弟们身上。少年感到一种被冷落的羞辱和愤怒：少女的那一瞥让他终生难忘。孤傲和敌意渐渐占了上风，替代了刚才的渴慕和羞涩；直到无法抗拒的自卑重又占据了他的心灵，少年慢慢垂下了头颅……

罗少弼极敏感地捕捉到了少年一瞬间的情感变化。

“一个心灵受过伤害的孩子。”

他老远地注视着疯跑奔闹的茜如姐弟，又瞥了一眼适才那个偷偷窥看的不知名的少年。少年大概也警觉到了罗少弼注意他的目光，极不自在地站起身，迅速把滑脱的绳套穿进扁担两端，叉蹲双腿，几乎是用半个肩背的力气顶挑起箩筐，踉踉跄跄疾走到一丛隐蔽的灌木后面。绳套有点儿长，箩筐差不多是被连挑带拖强拽着往前的，在枝丛间磕磕绊绊划得“扑扑”乱响——不过很快的，少年就被背后传来的一声尖叫吸引了脚步，本能地扭过脸去。他看到刚才那个落在最后头的女孩子抱着一只脚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嘴里连连吸着凉气。他迟疑了一下，撂下挑担往回走了几步，又蓦地站住了，隔老远地朝那边观望。原来那个穿红衣褂的女孩子暴露在外右脚的右大拇指踢着了一根倒伏在草丛里的枯刺，一根又枯又老的野蔷薇刺断在了她的脚指头里，刺的底锥部足有小拇指粗！陌生女孩子马上被她的亲人围在了中间，他们争着察看她扎伤的情形。她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出一根纳鞋底的针在替那个女孩挑刺。少年一时觉着很着急，自己差点儿就情不自禁地奔过去帮忙了——但转念一想，那样子会是多么可笑啊！

他沮丧地挑起担子，慢吞吞地消失在灌木丛中。